

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带上她的眼睛

——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 I

刘慈欣 著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带上她的眼睛

——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 I

刘慈欣 著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带上她的眼睛: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 I / 刘慈欣 著;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5. 6

(中国科幻基石丛书)

ISBN 978 - 7-5364-8107-7

I. 带… II. ①刘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4788 号

中国科幻基石丛书
带上她的眼睛
——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 I

出品人 钱丹凝
丛书主编 姚海军
著者 刘慈欣
责任编辑 宋齐 姚海军
封面绘画 墩小贤
封面设计 杨爽
版面设计 杨爽
责任出版 欧晓春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47mm×208mm
印张 11.875
字数 280千
插页 2
印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
版次 2015年6月成都第一版
印次 2015年6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价 34.00元

ISBN 978 - 7-5364-8107-7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厂址: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大道南段135号 邮编:620860

写在“基石”之前

■ 姚海军

“基石”是个平实的词，不够“炫”，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，因此，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。

最近十年，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。王晋康、刘慈欣、何宏伟、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、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。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《科幻世界》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。与此同时，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，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。

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，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。在很多作品上（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、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），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。差距是明显的——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差别”——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。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，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与美国科幻的差距,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。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,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,动力十足;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: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,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。结果,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,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。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。

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,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。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。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,需要一种务实精神,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,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,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“基石”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对于基石,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。因为,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。

对于那样一座大厦,我们满怀期待。

目 录

CONTENTS

鲸 歌 /	1
微观尽头 /	13
宇宙坍塌 /	21
带上她的眼睛 /	31
地 火 /	45
流浪地球 /	79
乡村教师 /	111
混沌蝴蝶 /	141
微纪元 /	163
全频段阻塞干扰 /	185
纤 维 /	227
命 运 /	237
信 使 /	247
中国太阳 /	255
朝闻道 /	289
天使时代 /	315
人和吞食者 /	345

鲸 歌

沃纳站在船头，望着大西洋平静的海面沉思着。他以往很少沉思，总是不用思考就知道怎样做，不用思考就去做。可现在看来，处境确实变得艰难了。

这个被一些人称作沃纳大叔的老者，完全不是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恶魔形象，而是一副圣诞老人的样子。除了那双犀利的眼睛外，他那圆胖的脸上总是露着甜蜜而豪爽的笑容。他从不亲自带武器，只在上衣口袋中装着一把精致的小刀。他用它既削水果也杀人，干这两件事时，他的脸上都露着这种笑容。

沃纳的这艘三千吨的豪华游艇上，除了他的八十名手下和两个皮肤黝黑的南美女郎外，还有二十五吨高纯度海洛因，这是他在南美丛林中的提炼厂两年生产的产品。两个月前，哥伦比亚政府军包围了提炼厂。为了抢出这批货，沃纳的弟弟和另外三十名手下在枪战中身亡。他急需用这批货换回的钱再建一座提炼厂，这次可能仍建在南美，或者是亚洲金三角，以使自己苦心经营了一生的毒品帝国能维持下去。但他已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，货却一克都没能运进美国大陆。

这是因为从海关进入已根本不可能——自从中微子探测器发明以后，毒品就根本藏不住了。一年前，他们曾把海洛因灌进每块十几

吨重的进口钢坯的中心,还是被轻而易举地查了出来。后来,沃纳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:用一架轻型飞机——通常是便宜的赛斯纳型——载着大约五十公斤的货从迈阿密飞入,一过海岸,飞行员就身上绑着货跳伞。这样虽然损失了一架小飞机,但那点货还是有很大赚头。后来,美国人又建起了由卫星和地面雷达构成的庞大的空中监视系统,这系统甚至能发现并跟踪跳伞的飞行员,以至于那些英勇的小伙子还没着地就发现警察在地面等着他们。再后来,沃纳又试着用小艇运货上岸,结果更糟——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全部装备着中微子探测器,只要在三千米之内对小艇进行扫描,就能发现它上面的毒品。沃纳甚至想到了用微型潜艇,但美国人也完善了水下监测网,潜艇在距海岸很远处就会被发现。

沃纳束手无策了。他恨科学家,认为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。可他突然又想到,科学家是不是同样能帮助自己?于是,他让在美国读书的小儿子做这方面的努力,告诉他不要舍不得钱。

这天上午,小沃纳通过另一艘船上了游艇,告诉父亲他找到了要找的人,“他是个天才,爸爸,是我在加州理工大学认识的。”

沃纳的鼻子轻蔑地耸了耸,“哼,天才?你在加州理工已浪费了三年时间,并没有成为天才,天才真那么好找吗?”

“可他真是天才,爸爸!”

沃纳坐到甲板的一张躺椅上,掏出一把精致的小刀削着菠萝,两个南美女郎走过来在他肉乎乎的肩膀上按摩。小沃纳领来的人一直远远地站在船舷边看大海,这时那人走了过来。他看上去瘦得惊人,脖子是一根细棍——细得让人很难相信能支撑住他那大得不成比例的头,这使他看起来多少有些异类的感觉。

“戴维·霍普金斯博士,海洋生物学家。”小沃纳介绍说。

“听说您能帮我们的忙,先生。”沃纳脸上带着他那圣诞老人似的笑。

“是的,我能帮您把货运上海岸。”霍普金斯脸上毫无表情地说。

“用什么？”沃纳懒洋洋地问。

“鲸。”普霍金斯简短地回答。这时小沃纳挥了一下手，就有两个人抬来一件奇怪的东西。这是一个透明的小舱体，用类似透明塑料的某种材料做成，呈流线型，高一米，长两米，舱体的空间同小汽车差不多大，里面有两个座位，座位前是带着微型屏幕的简单仪表盘，座位后面还有一定的空间，显然是为了放货用的。

“这个舱体能装两个人和约一吨的货。”霍普金斯说。

“这玩意儿如何在水下走五百海里到达迈阿密海岸呢？”

“鲸把它含在嘴里。”

沃纳狂笑起来。他用那由细尖变粗放的笑来表达几乎所有的感情：高兴、愤怒、怀疑、绝望、恐惧、悲哀……每次的大笑都一样，代表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。“妙极了，孩子！那么，我得付给那条鱼多少钱，它才能游到我们要它去的地方呢？”

“鲸不是鱼，它是海洋哺乳动物。您只需把钱付给我，我已在那头鲸的大脑中安放了生物电极，在它的大脑中还有一台计算机接收外部信号，并把它翻译成鲸的脑电波信号，这样在外部可以控制鲸的一切活动，就用这个装置。”霍普金斯从口袋中拿出一个电视遥控板模样的东西。

沃纳更猛烈地狂笑起来，“哈哈哈哈……这孩子一定看过《木偶奇遇记》，哈哈……啊……哈哈……”他笑得弯下了腰，喘不过气来，手里的菠萝掉在地上，“……哈哈……那个木偶，哦，皮诺曹，同一个老头儿被一条大鱼吃到肚子里……哈哈……”

“爸爸，您听他说下去，他的办法真能行！”小沃纳请求道。

“……啊哈哈哈哈……皮诺曹和那个老头儿在鱼肚子里过了很长时间，他们还在那里……哈哈哈哈……在那里面点蜡烛……哈哈哈哈……”

沃纳突然止住了笑，他的狂笑消失之快，就像电灯被啪地关掉那样，可笑纹还挂在脸颊上。他问身后的一个女郎：“皮诺曹说谎后，怎么来着？”

“鼻子变长了。”女郎回答说。

沃纳站起来，一手拿着削菠萝的小刀，一手托起霍普金斯的下巴，研究着他的鼻子，后者平静地看着他。“你们看他的鼻子在变长吗？”他微笑着问两位女郎。

“在变长，大叔！”她们中的一个娇滴滴地说，显然看别人倒霉是她们的乐趣。

“那我们帮帮他。”沃纳说。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出言阻拦，那把锋利的小刀就把霍普金斯的鼻子尖切下一块。血流了出来，但霍普金斯仍是那么平静。沃纳放开他的下巴后，他依旧垂手站在那儿任血向下流，仿佛鼻子不是长在他脸上。

“把这个天才放到这玩意儿里面，扔到海里去。”沃纳轻轻地挥了一下手。两个南美大汉把普霍金斯塞进透明小舱里，沃纳把那个遥控器拾起来，从小舱的门递给霍普金斯，就像圣诞老人递给孩子一个玩具那样亲切，“拿着，叫来你那宝贝鲸鱼……哈哈……”他又狂笑起来。当小舱在海中溅起高高的水花时，他突然收敛笑容，显出少有的严肃。

“你迟早会死在这上面的。”他对儿子说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忧郁。

透明小舱在海面上随波起伏，像一个气泡一样脆弱而无助。

突然，游艇上的两个女郎惊叫起来。在距船舷两百多米处，海面涌起了一个巨大的水包，那水包以惊人的速度移动着，很快从正中分开化为两道巨浪，一条黑色的山脊在巨浪中出现了。

“这是一头蓝鲸，长四十八米。霍普金斯叫它波赛冬，希腊神话中海神的名字。”小沃纳伏在父亲耳边说。

山脊在距小舱几十米处消失了，接着，蓝鲸巨大的尾巴在海面竖立起来，像一面黑色的帆。很快，蓝鲸的巨头在小舱不远处出现，它张开大嘴，一下把小舱吞了进去，就像普通的鱼吃面包屑一样。然后，蓝鲸绕着游艇游了起来，那座活动的小山在海面庄严地移动，激起的巨

浪冲击着游艇,发出轰轰的巨响。在这景象面前,即使像沃纳这样目空一切的人也感到了一种敬畏,那是人见到了神的感觉。这是大海神力的化身,是大自然神力的化身。蓝鲸绕游艇一圈后,径直朝游艇冲来。它的巨头在船边伸出海面,船上的人清楚地看到它那粘着蚌壳的礁石般粗糙的皮肤,这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蓝鲸的巨大。接着,蓝鲸张开大嘴,把小舱吐了出来,小舱沿着一条几乎水平的线掠过船舷,滚落在甲板上。舱门打开,霍普金斯爬了出来,他鼻子上流出的血已把胸前的衣服染湿了一片,但除此之外,毫发无损。

“还不快叫医生来,没看到皮诺曹博士受伤了吗?”沃纳大叫起来,好像霍普金斯的伤同他无关似的。

“我叫戴维·霍普金斯。”霍普金斯庄严地说。

“我就叫你皮诺曹。”沃纳又露出他那圣诞老人的笑。

几个小时后,沃纳和霍普金斯钻进了透明小舱,装在防水袋中的一吨海洛因放在座位后面。沃纳决定亲自去,他需要冒险来激活他血管中近乎凝滞的血液,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刺激的一次旅行。小舱被游艇上的水手用缆绳轻轻放到海面,然后游艇慢慢地驶离小舱。

小舱里的两人立刻感到了海面的颠簸,小舱有二分之一露出水面,大西洋的落日照进舱里。霍普金斯按动遥控器上的几个键,召唤蓝鲸。远处的海水传来低沉的搅动声,这声音越来越大,蓝鲸的大嘴出现在海面上,向他们压过来。小舱好像被飞速吸进一个黑洞中,光亮的空间迅速缩小,变成一条线,最后消失了,一切都陷入黑暗中,只听到咔嚓一声巨响,那是蓝鲸的巨牙合拢的撞击声。接着是一阵电梯下降时的失重感,表明蓝鲸在向深海潜去。

“妙极了,皮诺曹,哈哈……”沃纳在黑暗中又狂笑起来,以掩饰他的恐惧。

“我们开灯吧,先生。”霍普金斯说,他的声音听起来快活自在——这是他的世界了。沃纳意识到这点,恐惧又加深了一层。这时,小舱

里的一盏灯亮了起来，灯在小舱的顶部，发出蓝幽幽的冷光。

沃纳首先看到的是小舱外面的一排白色柱子，那些柱子有一人多高，从底部向头部渐渐变尖，上下交错，组成了一道栅栏。他很快意识到这是蓝鲸的牙齿。小舱似乎被放在一片柔软的泥沼上，那泥沼的表面还在不停地蠕动。上方像一个拱顶，可以看到一条条由巨大骨骼构成的拱梁。“泥沼地面”和上方的拱梁都向后倾斜，到达一个黑色的大洞口，那洞口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形状。沃纳又开始神经质地大笑了，他知道那洞口是蓝鲸的嗓子眼儿。周围飘着一层湿雾，在灯的蓝光下，他们仿佛置身于神话里的魔洞中。

小舱的屏幕上显示出一幅巴哈马群岛和迈阿密海区的海图。霍普金斯开始用遥控器“驾驶”蓝鲸，海图上出现了一条航迹精确地指向沃纳要去的迈阿密海岸。“航程开始了。波塞冬的速度很快，我们五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。”霍普金斯说。

“我们在这里不会闷死吧？”沃纳尽量不显出担心。

“当然不会。我说过，鲸是哺乳动物，它也呼吸氧气，我们周围有足够的氧气，通过一个过滤装置我们就可以维持正常的呼吸。”

“皮诺曹，你真是个魔鬼！你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比如说，你怎样把控制电极和计算机放进这个家伙的脑子里中？”

“一个人是做不到的。首先需要麻醉它，所用的麻醉剂有五百公斤。这是一个耗资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科研项目，我曾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波塞冬是美国海军的财产，用来向一些国家的海岸输送间谍和特种部队。我还主持过一些别的项目，比如，在海豚和鲨鱼的大脑中埋入电极，然后在它们身上绑上炸弹，使它们变成可控制的鱼雷。我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可后来，国防预算削减了，他们就把我一脚踢出来。我在离开研究院的时候，把波塞冬也一起带走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和它游遍了各个大洋……”

“那么，皮诺曹，你用你的波塞冬干现在这件事，有没有道德上的……嗯，困扰呢？当然，你会觉得我谈道德很可笑，但我在南美的提炼

厂里有很多化学家和工程师，他们常常有这种困扰。”

“我一点儿没有，先生。人类用这些天真的动物为他们肮脏的战争服务，这已经是最大的不道德了。我为国家和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有资格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既然社会不给我，只好自己去拿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对，只好自己拿！哈哈哈哈……”沃纳笑着，突然止住，“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是波赛冬的喷水声，它在呼吸。小舱里装有灵敏的声呐，能放大外面的所有声音。”

这时，沃纳又听到另一种嗡嗡声，夹杂着水击声，由小变大，然后又变小，渐渐消失。

“这是一艘万吨级的油轮。”霍普金斯解释道。

突然，前面两排巨牙缓缓动了起来，海水汹涌地灌了进来，发出轰轰的巨响，小舱很快被浸在水中。霍普金斯按动一个按键，小屏幕上的海图消失了，代之以复杂的波形，这是蓝鲸的脑电波。“哦，波赛冬发现了鱼群，它要吃饭了。”蓝鲸的嘴张开一个大口，突然鱼群蜂拥而入，猛烈地冲撞着小舱。沃纳和霍普金斯的眼前，全是在灯光中闪着耀眼银光的鱼群，它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，觉得这只是一个大珊瑚洞而已。又是咔嚓一声巨响，沃纳透过纷飞的鱼群，隐约看到巨牙合拢了。但蓝鲸巨大的嘴唇还开着，这时响起一阵水流的尖啸声，鱼群突然倒退，退到巨牙的栅栏时被堵住。沃纳很快意识到，这是鲸嘴里的海水在向外排，巨大的压力把同鱼群一起冲入的海水压了出去。沃纳惊奇地看到，在鲸嘴产生的巨大压力下，水面垂直着从舱边移过去。很快，鲸嘴里的海水排空了。吸入的鱼群活蹦乱跳地堆在巨牙的栅栏前。小舱下柔软的“地面”开始蠕动，这蠕动在“地面”上形成了一排排飞快移动的波状起伏，鱼群随着这起伏向后移去。当沃纳明白了这是干什么时，恐惧使他从头冷到了脚。

“放心，波赛冬不会把我们咽下去的。”霍普金斯似乎感觉到了沃纳的不安，“它能识别出我们，就像您吃瓜子能识别出皮和仁儿一样。

小舱对它进食会有一些的影响,但它已习惯了。有时候鱼群很大,它会在吃前暂时把小舱吐出去。”

沃纳松了一口气,他还想狂笑,可已没有力气了。他呆呆地看着鱼群慢慢地移过纹丝不动的小舱,进入后面那黑暗的大洞。当几吨重的鱼在蓝鲸巨大的喉咙里消失时,响起了一阵山崩似的声音。

震惊使沃纳呆呆地沉默着,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。霍普金斯突然推了推他,“听音乐吗?”说着,他放大了声呐扬声器的音量。

沃纳听到一阵低沉的隆隆声,不解地看着霍普金斯。

“这是波赛冬在唱歌,这是鲸歌。”

渐渐地,沃纳从这低沉的时断时续的轰鸣声中听出了某种节奏,甚至还听出了旋律。“它干什么,求偶吗?”

“不全是。海洋科学家研究鲸歌有很长时间了,至今无法明了其含义。”

“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含义。”

“恰恰相反,含义太深了,深到人类无法理解。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音乐语言,但同时表达了许多人类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。”

鲸歌在响着,这是大海的灵魂在歌唱。鲸歌中,上古的闪电击打着原始海洋,生命如萤火在混沌的海水中闪现;鲸歌中,生命睁着好奇而畏惧的眼睛,用带着鳞片的脚,第一次从大海踏上火山还没熄灭的陆地;鲸歌中,恐龙帝国在寒冷中灭亡,时光飞逝,沧海桑田,智慧如小草,在冰川过后的初暖中萌生;鲸歌中,文明幽灵般出现在各个大陆,亚特兰蒂斯在闪光和巨响中沉入洋底;鲸歌中,一次次海战,鲜血染红了大海,数不清的帝国诞生了,又灭亡了,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……蓝鲸用它那古老得无法想象的记忆唱着生命之歌,全然没有感觉到它含在嘴中的渺小的罪恶……

蓝鲸于午夜到达迈阿密海岸。为避免搁浅,蓝鲸在距海岸二百多米处停了下来。今夜月亮很好,沃纳和霍普金斯可以清楚地看到岸上

的棕榈树丛。接货的人有八个，都穿着轻便潜水服，他们顺利地把这一吨货运到岸上，并爽快地付了沃纳报出的最高价，还许诺以后有多少要多少。接货者很惊奇这两个人和那个透明小舱能穿过严密的海上防线，甚至一开始不知他们是人是鬼（这时霍普金斯已操纵波赛冬远远游开了）。半小时后，接货者已走远，霍普金斯唤回了蓝鲸，带着满满两手提箱的美元现钞，他们踏上了归程。

“好极了，皮诺曹！”沃纳兴高采烈地说，“这次的收入全归你，以后的收入我们再按比例分成。你已经是一个千万富翁了，皮诺曹！哈哈……我们还要跑二十多趟才能把二十多吨都出手。”

“可能用不了那么久，我觉得经过改进，我们一次可带两到三吨。”

“哈……好极了，皮诺曹！”

在海下平静的航程中，沃纳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被霍普金斯推醒。他看看小屏幕上的海图和航迹，航程已走了三分之二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。霍普金斯让他注意听，那是一艘海面航船的声音，在以前的航程中，这已司空见惯，他不解地看看霍普金斯。但接着听下去，他知道事情不对：与以前不同，这次声音的大小没有变化。

那条船在跟着蓝鲸。

“多长时间了？”沃纳问。

“有半个小时了，这期间我变换了几次航向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不会对一头鲸进行中微子扫描的。而且，要想收拾我们，在迈阿密海岸最方便，为什么要等到这时？”沃纳迷惑不解地看着屏幕上的海图，他们已越过了佛罗里达海峡。

“波赛冬要换气了，我们不得不浮上海面，只十几秒钟就行。”霍普金斯拿起遥控器，沃纳慢慢地点点头。霍普金斯按动遥控器，他们感到一阵超重，蓝鲸上浮了。很快，他们听到了一阵浪声，鲸在海面上上了。

突然，声呐中传来一声闷响，小舱里感觉到一阵震动。接着又是

一下同样的响声，这次蓝鲸的震动变得疯狂起来，小舱在鲸嘴里来回滚动，重重地撞在巨牙上，发出了一阵破裂声，两个人几乎被撞昏过去。

“那船向我们开炮了！”霍普金斯惊叫道。他用遥控器极力稳住蓝鲸，然后发出下潜的指令，但蓝鲸没有执行这个指令，仍在海面上毫无目标地狂奔。霍普金斯感到一阵颤抖，那颤抖发自蓝鲸庞大的身躯，是疼痛的颤抖。

“我们快出去，不然就晚了！”沃纳大叫。

霍普金斯发出了吐出小舱的指令，这次蓝鲸执行了。小舱从它的嘴里以惊人的速度冲了出去，并很快浮上海面。

朝阳已在大西洋上兴起，阳光使他们一时眯起了双眼。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双脚浸在水中，刚才在鲸牙上的猛烈撞击已把小舱撞出了几个破口，海水涌了进来。整个小舱已严重变形，他们拼尽全力也没能拉开舱门逃生。他们开始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堵缺口，甚至用上了手提箱中那一捆捆钞票。但没有用，很快，小舱中的水就有齐胸深了。

在小舱下沉前的一刻，霍普金斯看到了那只船，那是一艘很大的船。他还看到了船头那门形状奇怪的炮，看到了炮口火光一闪，看到了那火箭状的带绳子的炮弹击中了挣扎着的蓝鲸的脊背。蓝鲸用最后的力气在海面翻起巨浪，它的鲜血已使一大片海水变成了红色……

小舱下沉了，在这片茫茫的红色血雾中沉下去。

“是谁让我们彻底栽倒了？”当水已淹到下巴时，沃纳居然还心有不甘地问。

“捕鲸船。”霍普金斯回答，“国际公约早在五年前就全面禁止捕鲸了！这群狗娘养的！”

沃纳从已然憋闷得慌的嗓子里，艰难地吐出了一串歇斯底里的狂笑，“哈哈哈哈……他们不讲道德……哈哈……社会不给他们……哈哈哈哈……他们自己来拿……哈哈……自己来拿……”

海水淹没了小舱中的一切。在残存的意识中,霍普金斯和沃纳听到蓝鲸波赛冬又唱起了凝重的鲸歌。那是生命最后的歌声,穿透血红海水,在大西洋中久久地回荡,回荡……

发表于1999年第6期《科幻世界》